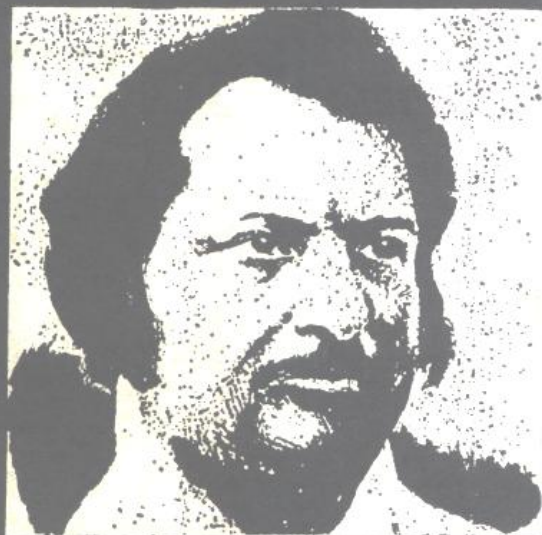


女性与创作

——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 ● 著 何勇 王海龙 ● 译



Nüxing Yu Chuangzuo



Nüxing Yu Chuangzuo

巴尔扎克初入人生，即凝视着「出名与被爱」的目标，挥舞着笔充当「文坛拿破仑」，纵横于女性世界，投入一个个爱情阴谋。但在巴尔扎克的女性交往史中，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唯独没有邪恶。相反，犹如指挥刀般的笔，打开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学天地，「三十岁的女性」形象成为巴尔扎克胸前美丽诱人的勋绶。

女性与创作

——巴尔扎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著 何勇 王海龙●译

NÜXING YU CHUANGZUO

——Baerzake Shenghuozhong de Yige Cemian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王申生

女性与创作

——巴尔扎克生活
中的一个侧面

[美]朱妮塔·H·弗洛伊德著

何 勇 王海龙 译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87,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书号 10259·041

定价 2.60 元

ISBN 7—80510—035—7/I.11

《女性与创作》译序

说到《人间喜剧》，人们就会想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大量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高老头”、“老葛朗台”等已成为人们信手加以引用的典型形象。但是，关于巴尔扎克本人的戏剧性经历，却是我国较为冷落的一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与世界各国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相比，实在不成观瞻。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应当看到，文学巨匠登上的文化之峰，已超越了民族、国界的限制。令人兴奋的一个状况是：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股“巴尔扎克热”，大量的研究论文相继问世。这不啻是促进我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喜讯。

研究巴尔扎克，直接或间接的资料和可资借鉴的研究著述不可或缺。就后者而言，我国的寥寥无几，已译成中文的国外版本也屈指可数。弥补这一不足，已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本译稿《巴尔扎克一生中的女人们》（原题），在国外浩繁的巴尔扎克研究著述中，鲜为人知。然而，作者弗洛伊德小姐以其女性的独到见解和独具匠心选取的研究角度，使她的著作蕴藉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巴尔扎克生前有许多“谜”，以至后世学者解不胜解。特别是巴尔扎克的友谊和私生活内容，成为不少学者追逐名利的目标。巴尔扎克曾扬言：“没有人能知道我一生的秘密，我也不愿意对任何人敞开它。”（《致一个外国女人书信集》1837年7月19日）这些秘密，无疑给学者们添了许多麻烦。

然而，从国外学术的实际情况来看，麻烦并不在这些有可能成为永恒的“谜”上。真正的麻烦，是纷杂的关于道德和风化意义上的空泛的议论，有的是毫无道理的猜测，有的是臆断性的推理，有的乃至抵毁和诽谤；甚至一些颇具名望的学者，也多有不负责任的指摘之辞。正因如此，几乎将对巴尔扎克其人的研究变成一团乱麻，巴尔扎克也由此被涂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我们并不想怀疑上述学者在议论中表示出的气愤和正义感，但是，他们显然违反了一个公理：人为地割裂了一个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和个人生活。巴尔扎克被他们劈成了黑白两半：一半是淫荡的恶棍，一半是天才的小说家。尽管这些有可能是无意的曲解，但循此而往，巴尔扎克研究无疑会误入歧途。

当然，巴尔扎克研究不乏科学和公正之作，展开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会显示其真正的价值。作者不为贤者违言，不妄下断语，全部凭藉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和间接可信的资料展现巴尔扎克生前的生活图景。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拜访了在世的巴尔扎克亲属，忠实地记录下他们对巴尔扎克的回忆。这部分内容，为本著增添了特有的魅力。截取巴尔扎克生活的这一侧面进行研究，自然会有揭穿前述“秘密”的可能（尽管不是全部），但是，揭去面纱，显出巴尔扎克或美或丑的真面貌，正是科学的公正评判，也是所有的研究者和

读者的真实愿望。

译者还必须指出：弗洛伊德小姐在撰写该著时，或许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女性和创作的关系。这并非刻意寻找弗洛伊德小姐的过错，恰恰相反，必须感谢她提供的这一研究实践。引述前面关于巴尔扎克道德问题的一番议论，在此提出“女性与创作”的课题，似乎在为巴尔扎克多次奉献的爱情作善意的辩护。其实，在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伟大”和“不朽”面前，诸如此类的努力都是苍白无力的、徒劳的。只有其中的规律才能永生。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原标题变得更确切些——《女性与创作》。

但愿这个译本使广大读者获取到它原有的价值。

何 勇 王海龙

1987年4月

致作者信*

白 港

1920.10.27

亲爱的弗洛伊德小姐：

外出数日，回来后看到了您9月16日来信，因故迟迟作复，望见谅。您向我要的有关您的论著《巴尔扎克一生中的女人们》的鉴定证明，我将即刻给您寄去。我很高兴读了您的原稿，从中受益非浅，我还把您的著作引荐给了一些专家权威人士。我有幸被邀请主持您的答辩，我将永远把它作为我进入哥伦比亚的一次最美好的纪念。在当时，我已向您表示了 my 满意，并对您的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里，我很高兴再次重复我的话：您写了一部认真而饶有兴味的论著，如果说它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详尽无遗的论述的话，那么它却为之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法国文学史界将为此对您感激不尽。

正是为此，我决定用法文为您做这一证明，我同意您使

* 标题系编者所加。

用我的证明，您可以对它作适当的估价。您告诉我，在付梓之前您还精减了您著作的内容，我将特别高兴再能读到您印刷后的作品，杜德教授的忠告一定对它有很大用处。因此，我衷心地接受您诚意馈赠给我的一册书。

予表谢意，敬致祝贺。亲爱的弗洛伊德小姐，请接受我对您的最崇高、最友好的感情。*

阿纳托尔·勒·布拉兹

* 原文是法文。——译注

序

在发表这本关于巴尔扎克和各类女性间密切关系的研究专著的时候，笔者很遗憾她的无能，由于处于战时，她未能参考一些已绝版了的书和某些从未付梓的文件，尤其是未能参考已故的德·斯普尔伯彻·德·卢温朱尔子爵所收藏的文件。

笔者很高兴能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学者表示深挚的感谢，并希望表示出——即使这远不足以表达笔者内心的敬意——对他们赋予她的灵感和指教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切斯特·默里教授和J·沃沙教授，是他们首先使她对巴尔扎克这一专项研究产生了兴趣。笔者还感谢亨利·阿尔弗雷德·托德教授，感谢他博闻广见，热心相助，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仔细地修改了手稿；感谢居斯塔夫·兰逊教授以他渊博的学识，多才多艺的心智，对笔者的巨大影响；感谢F·M·沃伦教授审阅了部分文稿，提出了许多概括性的建议；感谢弗南德·鲍顿斯伯格教授审阅了文稿，并给笔者以鼓励；感谢吉尔伯特·哥纳德教授、厄尔·B·巴伯科特教授和利布拉兹教授校阅了文稿，提出了珍贵的建议；感谢约翰·L·格里格教授热诚关心，给笔者提供了广泛的情况并给笔

者以灵感和鼓舞。

笔者还要向另一个人致谢——拉齐维尔公主对这本细致地论述了她姑母生平的书颇感兴趣，她十分慷慨地告诉了笔者许多在其他书中找不到的情况。感谢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审阅了全部书稿并同意披露书中所涉及到的事实。

朱妮塔·H·弗洛伊德
于印第安纳 埃文斯维尔

导 言

拉齐维尔公主

关于巴尔扎克的书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众多的书中所论,有一些很有价值,另一些则使人对这位法国伟大作家的生平、作品和人格产生错误印象,并引起各种流言蜚语。由于有幸是他妻子(这位美妙的“外国女人”*, 巴尔扎克追求了十七年后才娶到她。这十七年风流韵事中的插曲远比他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描写的任何爱情故事都更为浪漫)的侄女,并在“福祿街”——他们婚后的短短时间内就住在这里——后来叫做巴尔扎克街的他们的小寓所里长大,也许我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评价这些纷繁多样的书的价值。这些书没有一本向我们准确地评价这个人或他在最终赢得当之无愧的名声之前所经历的奋斗。在孜孜不倦、仔细审慎地阅读了这些书后,我得出的结论是:那种能够不时地触及一些人的情感并且使他触及的一切都永远打上火焰般的印记,辉映着神圣光采

* 在 1832 年 12 月 28 日,巴尔扎克收到了韩斯卡夫人从乌克兰给她的第一封信。署名是 L'Etrangère——“外国女人”。从此,这段对巴尔扎克一生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交往开始了。——译注

的天才人物在世上倒常常是极大的不幸。那些造诣平平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里曾风靡一时，可不久后就被人们淡忘了。巴尔扎克如果是这样一个作家，他就不会受到使他暮年生活如此痛苦的诽谤。这种诽谤甚至在他过世后还继续在暗处令人憎恶地作祟，它不仅企图玷污巴尔扎克本人高贵的人格，还企图玷污他忠诚的妻子的人格——那在漫长的岁月里巴尔扎克深挚地怀念的，那曾经在生活中共同分享他的快乐和悲哀的妻子。她在他逝世后一直沉湎在回忆她对她的爱里消磨余生，这是一种比死本身还要强大的爱。

由于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巴尔扎克夫人的照护下，在她的家中渡过的，因此非常自然，每当我看见报刊上又出现了一个关于她或她伟大的丈夫的不准确的报导，我都会感到深恶痛绝。最后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所有的论及巴尔扎克或论及他作品的书。故而当弗洛伊德小姐请我过目她的手稿时，我是抱有不信任感和偏见的。在我看来，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写出任何关于巴尔扎克的值得读的东西，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心理。因此，当我在这本卓越的书中发现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关于巴尔扎克这方面生活的最为准确的描写时，我的惊异程度是可想而知了。巴尔扎克这方面的生活即他与许多曾经在他忙碌的一生中起过一定作用的著名妇女们的友谊迄今还没有被他那无数的传记作家所触及过。这里的描写不仅在最小的细节上都肯定了我的姑母跟我谈到的所有关于她卓绝一世的丈夫的事，而且还评价了巴尔扎克的个性，这描写与我从为数不多的熟知他的人得到的关于他特性的听闻完全吻合。这为数不多的人中就有戴奥菲勒·戈蒂耶*。当我年龄增大，开始津津乐道于他们关于我姑父

的不同评价时，他还在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会有一个人能通过完全的直觉和艰苦的研究准确地再现了这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在某些事情上即使对他最要好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谜。在这本卓越的书中他突然带着他那种天才的光辉赫然展示在我惊奇不已的眼前，他那天才的光辉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来愈为人们所崇尚、敬仰。

只有学者才能理解巴尔扎克。他的文章的风格常常令人难以理解，使人觉得他更象是一位教授而不象是小说家。的确，如果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小说家，他本人也会很生气的，正如在韩斯卡夫人成为他妻子之前他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表示的，他希望并相信自己是“一个人类的画师”。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对的，因为从他那奇妙的脑子中产生出的某些人物使人想起伦勃朗*的绘画，在他的作品中这位大师的每一妙笔都揭示并展现出某种独特的特征或特点。而这种特征或特点在他发现、展示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或评论过它们。米切利有一次称圣西蒙***为文学界的伦勃朗，这种说法其实更适用于巴尔扎克。他笔下的主角们将与世人共存。并将代替这世上的男女们而永生，因为他不是仅仅靠自己的想象力描绘出他们不同的性格，而是把他所有的观察浓缩、创造成典型，这种典型完全具有人情，栩栩如生。只要这个世界存

* 戴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0)法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和巴尔扎克感情甚笃。——译注

**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欧洲十七世纪艺术大师之一，吸收并发展了明暗对比的绘画方法，形成独特的风格。——译注

*** 圣西蒙(1675—1755)法国廷臣，作家。——译注

在，我们就会不断地遇到他们。

巴尔扎克的特点之一在于他不断地研究人性，这种研究解释了他的判断和他对人、事物和事实的描写为什么几乎总是毫无偏差地准确。他的感情易于冲动。时常去各种各样的地方，见各种各样的人，试图将他观察精神的解剖刀运用于每一颗心，每一个人的良知。他尤其致力于发现和探索“永恒的女性”之谜，他总是在思考这个谜，也许正是由于他热切地寻求理解妇女心灵的知识，所以他才允许自己卷入恋爱和结局悲伤的爱情阴谋；所以他才不断地寻求女子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或是使他的生活愉快，或是使他的生活毁损。

弗洛伊德小姐在她写的这本奇妙的书中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捕捉到了巴尔扎克复杂性格中的这个特点。她不仅致力于研究巴尔扎克的为人，他所有的品质、天才和毋庸讳言的错误，还致力于研究他在他所爱过或赞美过的不同的女人的眼中的形象。他曾在残酷的失望和艰难的生活中寻求她们的鼓励和同情，但他阴郁的忧愁从未被驱逐、从未消失过。人们一定会无比地钦佩弗洛伊德小姐老练得体，用轻松的笔触作出必要的区分，而这种必要的区分，把友谊与在巴尔扎克生活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许多浪漫缠绵的爱情分开，结果她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名垂千古的作家，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常人，在他谢世后很久人们还在怀念他，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完全理解他。但是他们意识到他给予了他们感情和值得依恋的启示，他们在他们的身旁留下了无比珍贵、无比真实、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东西。

对于研究巴尔扎克个人的历史，她的书将是一个极有价值——我是说——最有价值的贡献。那些对他们来说巴尔扎

克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学者的人，她会无比感激她把此书献给全世界。这本书中精妙绝伦的论证驱散了迄今为止还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虚假传说和小道传闻，而这些虚假传说和小道传闻实际上至今仍被一大群无知的所谓巴尔扎克的崇拜者们所崇奉。其实他们十有九次倒是在诋毁他那硕大无朋的天才，和他那极其卓著的，虽然有时是过于溢于言表的个性。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小姐在她献给我姑母和在描述她与巴尔扎克的爱情和细腻缱绻情怀的字里行间、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重建了关于一个女人性格真情的丰碑。这个女人在许多情况下受到残酷的诽谤和诬陷，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完全被人误解。巴尔扎克有一次写信给她，称她是“一颗伟大的心，孤独保护了这颗心，使她不受世间卑劣平庸的玷污”。寥寥数语，对她的描写远胜过几大卷书。她的确过着一种缄默、孤独、寂寞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只有一种爱，也就是对那个她在无尽的流离落拓后，克服了重重的障碍而与之结合的那个人的爱；这种生活中只有一种体贴，那就是对她女儿的体贴，不幸的是这位女儿完全辜负了她，她从来没在女儿身上得到慰藉，女儿既不能分享她的欢乐，也不能抚慰她的悲伤。

在信念方面，巴尔扎克夫人所持的既是无神论又对神无限忠心的奇怪的混合体。在她面前，人类的一切善或恶都是可以理解的。在她生活的漫长岁月中，她曾受过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他那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大多数著名作家都有亲切的交往，其中包括伏尔泰。她父亲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怀疑主义的气氛中将她抚育成人的，百科全书对她来说永远是一种福音书，尽管在她长大的国度里，“自由”、“舆论自由”这样的字眼都不能提及，欧洲最傲慢的强权

贵族统治势力在这里最严酷。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罗马教徒，她即使是对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也必须去求教于忏悔神父。处于父母亲的怀疑和偏执之间，我的姑母形成了她自己的见解，其中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他人的信念极度的容忍和深深的尊敬，即使她不赞成也不会去伤害它。她痛恨虚伪，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从什么方面出现在她的眼前。这就是当她违背了家庭的劝告和期望，坚持要嫁给巴尔扎克时所表现的那种勇气的恰切注解。虽然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巴尔扎克的性格，以及他是怎样深深地爱上一个几乎在各方面所想的都与他所想的迥然相异的女人的——尤其是在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还在苦思冥想的两个主题：宗教和政治。

尽管他们的见解不同，但是他爱她，她也爱他这一事实便是他俩的无尚荣光，可它也给他们这段在现代无与伦比的浪漫史抹上了神秘的色彩，它解释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就是我姑母渐渐意识到她必须极力抑制她丈夫因她的高贵门第而表现出的某些过于溢于言表的得意之色，对这高贵的门第她自己从未多想，虽然她总是尽力抑制迷狂的丈夫的种种异想天开——这件事无异于强加于她身上的又一职责——但是他们却时常因之摩擦牴牾。我提到这种情况是为了解释我们经常从巴尔扎克谈到他的婚姻的书信中见到的某些夸张。他的想象力极其丰富，这丰富的想象力有时把他带到令人几乎难以追随的疆域，在那里他真心相信起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譬如他在与他的母亲和朋友的通信中，总是说韩斯卡夫人必须得到沙皇的同意才能嫁给他，这事纯属子虚乌有，我的姑母同巴尔扎克结婚根本不需要沙皇的同意。她在婚姻问题上遇到的障碍在于她是前夫万资家产的唯

一继承人，她认为在她缔结另一婚约，而且还是与一个外国人缔结婚后保留这笔财产是不正当的。因此她把全部财产移交给女儿，只给自己留下微薄的年金，而正是这一安排需要得到批准，不过不是由与此毫无关系的沙皇，而是由当时设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最高法院批准。然而巴尔扎克由于希望用他即将完成的婚姻的烜赫和光彩向他的法国亲戚们炫耀一番，所以他想象出沙皇从中作梗的说法，目的是想抬高自己和他未来妻子的身价。这一捏造使我的姑母大为反感，所以她在去世前一两年发表她丈夫书信时，谨慎地删去了所有含有这种使她感到气恼的说的段落。我有时感到吃惊，要是她看见巴尔扎克在他们刚刚完婚后写给纳克夸特博士的信她会有什么感想。在这封信中，他夸张地描写了他妻子的亲戚们不同凡响的高尚品质、功绩，以及高官显位。从路易十五的妻子玛丽·莱兹辛斯卡王后一直述说到我父亲的继女的丈夫奥洛夫伯爵，就是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不会把他与我的姑母联系起来。

这里我不能不提及其具有巴尔扎克性格典型特征的一段轶事。他结婚后正准备从俄罗斯返回巴黎的一天早晨，我的姑母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正埋头写信。她便问信是写给谁的，当巴尔扎克答道是写给德·波多尔公爵——那时他还被唤作德·尚波尔伯爵——为自己能跻身于他的家族而向他致敬时，她不禁愕然了。我的姑母最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她终于弄明白巴尔扎克想凭借她与玛丽·莱兹辛斯卡王后很远的亲戚关系来与当时法兰西皇室的首脑攀得表亲关系时，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说服了他放弃这个惊人的主张，让他满足于知道在鲍伯嫡系亲族最后剩下的成员的血